

# 围栏

吴溪军

围栏扎在一个宽阔的坡地上。坡地中间平缓,有点俯视的感觉,但平视的效果更好。

围栏内是大片的草场。大门是铁制的,有点变形,用绳子系着。进得门来,右边也是围栏,里面是禁牧区。一小片油菜花生长在围栏边上,淡黄色。左边先是很大的斜坡,形成一个小沟谷,然后地势上扬,形成一个大扇面,视野兀自开阔起来。

远处的草地、森林、房屋、牛羊,略显隐约。

围栏内平缓处搭了七八顶毡房,很新、很白,很专业,顶上有斜拉绳、通风口。一束阳光洒在小方桌上,毡房内顿时明亮起来。毡房的四周还是围栏。

在开阔处搭了一个木制平台,围栏是原木做的,顶上有遮阳棚,用餐的时候,凉风吹过,还可倚栏观景。

毡房后面,搭了几个横杆,供晾晒被褥用。有时,会有几只山雀落在上面。

整个度假村显得非常紧凑、简洁、清静。坐在毡房里啜饮,有一种身处禅院的感觉。

山里,天黑的晚。沿牧道下行,前方是一大片雪岭云杉,横亘在谷底,略带起伏,逶迤延展,如水墨侧峰涂抹一般,墨绿含黛。

前方有一小片松树窝子,呈不规则椭圆形,边缘如墨染。

林带后方又是一大片墨绿的草场,草场后面是森林与雪山,中间空旷部分如留白,将草场与雪岭分割开来。远远近近,形成一种阔大而苍莽的气势。

远处的雪山大部分已经消融,只在高处的山脊上残留着一些积雪,也只是那么一抹、一簇、一堆,在雪岭云杉的映衬下,呈现出强烈的立体感。

夕阳西下,云层顺地势如瀑布般下泻,渐渐由白变灰、青灰、青墨、橘红、绯红,斑斓的色彩延续了很久。

走到牧道的尽头,一道围栏拦住去路,谷底是几户人家,非常隐秘,静静地卧在沟里。周围树木掩映,青草环绕,理想的居所,背风而居,人畜皆宜。土房子经过了修缮,顶子覆了防雨效果好的彩钢,但斑驳的墙体,干硬的牲畜粪堆,齐腰深的杂草,破败的围墙,高高的草垛,透着牧场经年累月的时光。

大门是牧区常见的松木围栏。三根圆木固定在桩子上,用绳子绑着,开门的时候,依次卸下来。也许不常用,或许只是个临时通道,围栏处非常静谧,仿佛是世间的尽头。

围栏在牧区是最常见的景物。有铁丝的、原木的、栅栏的、夯土的、绳子的,也有天然灌丛的。但最有自然意境的当属木制围栏。它来自于大山、来自于河谷、来自于丛林,沐浴着阳光、风雨、霜露、雪花;陪伴着星空、牛羊、青草、山花;印刻着牧羊人转场的身影,给人以哲思和遐想。

原木是朴素的。树皮自然脱落,光滑平整,略带一点曲线。也许是雨雪的侵蚀,带着一点青色,透着一种风骨。总之,没有任何修饰,带着原始的影像,终是构成了一道牧区风景。

围栏不仅可以隔开放养区和禁牧区,起着划分草场和保护草场的作用,还可以保护牧人和家畜不受侵扰。

围栏与家畜一直都是相生相伴的,从未脱离过。

围栏的这种天然属性是属于牧人的。当牧人围起围栏时,就将自己和牲畜融合在了一起,朝夕相处。

牧人在外,牲畜在内,他们之间一定是有对话的,或者是一种默

契。时间到了,牲畜自己也会进到围栏内,就有了一种安全感,那是牲畜的家。

当然,老马和头羊自然是功不可没。

尽管有的围栏很简易,若干木桩,三两横杆,或是几根绳子,一堆干柴、枯枝、荆棘,就环成了一个窝,也足以防御捕食者和偷盗者,给家畜以安全感。

牧羊犬也会忠实地守护在圈舍旁。

此时的牧人会在毡房里喝茶,只需静听围栏内的动静即可。

围栏是有人文意境的。它不但有曲线、有骨感、有松香,还带给牧人与家畜之间的一种信任、一种默契、一种情感。

妻俯卧在围栏上,一切都静止了,只有背影显得纤细、柔顺。蓝天、白云、森林、草原层次分明,在广角镜头里,彩云如写意般向远方俯冲而去。

沿着栅栏往回走,又是另一番景象。栅栏高高低低,蜿蜒曲回,将草场隔离成了两个世界。一边是羊群、牛马啃食过的草场,青草和野花稀疏地贴在地面,有的地方裸露出了山土,缺少了生机;另一边则是青草依依,山花烂漫,非常茂盛,在坡地上铺陈开来,有一种接天的感觉。草场内青草与野花交织生长,紫草、贝母、苍术、黄精、阿魏、矢车菊等药用植物非常丰富,素有“天山药谷”之称。

倚在围栏上,背景里的夕阳刚刚没过坡顶,逆光下,人脸在遮阳帽下形成剪影,与栅栏的影像融合在了一起。

如果说禾木村的围栏是一处家园、一种风情、一道烟火,而喀拉峻的围栏则是远方、诗歌、净土。

回到毡房,已是炊烟袅袅,从围栏内望出去,星光微澜,苍山如墨。

# 父母爱情

叶玉娥

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爱情朴素而纯真,那个年代,车、马、邮件都慢,一生只够爱一个人。

父亲今年82岁,母亲78岁,经媒人介绍结婚,他们的爱情历经半个世纪,早已成为了相依相伴的亲人,在我看来是极尽浪漫,无限幸福的存在。

幸福就是,头发日渐斑白,背影日渐颓衰,架起眼镜读报,还能同你踏着晨光去买菜;幸福就是,小吵小闹的两人,看见泛黄的照片,唠唠叨叨,眼神都温柔起来。

我想,他们的爱情就是这样,吵闹而又宁和。

母亲可没少抱怨过父亲,她是个极爱干净的人,家里角角落落都收拾的十分整洁,父亲则不注意细节,刚拖完的地弄上烟灰、衣服放不回原来的位置,买回来的菜总是不新鲜……母亲总是皱着眉,边整理边数落着。两人的性子都倔强,能为一件事吵半天,母亲说父亲的脾气差,父亲又说母亲的嗓门大,奇妙的是刚吵完,坐在一起看电视时,又在开怀大笑讨论剧情的发展。

他们每天起床很早,在晨光熹微时出门买菜,沿途的风景都还半梦半醒,买菜的小车总是父亲在拉,母亲前面挑菜,买好了就放在小车上,两人十分默契,菜市场里人流如潮,他们总是能准确找到彼此的方向。

父亲退休了,说母亲辛苦了半辈子,为了弥补母亲,他每天早起穿着围裙在厨房忙碌,房间里氤氲起浓浓的牛奶加葱花饼的香味,直到吆喝饭菜上桌时,才传来母亲在卧室里慵懒而惬意的应答。母亲坐于桌前,不时揉着惺忪的眼睛,端起碗喝一口牛奶,撕下一块葱花饼塞进嘴里,父亲满脸笑意,那是作为一个丈夫的自豪,母亲亦是这样,像一朵娇弱的花儿,兀自甜蜜着。陪伴着对方终老,便已是世上最长情的告白。

一个午后,猛然听到愈演愈烈的争论,蓦然惊醒,浓烈的火药味已烟消云散,一向稳重的父亲,已乱了方寸,连忙安慰哭的梨花带雨的母亲,母亲甩开他的大手,眼泪如同断线的珠子从脸颊滚落,父亲细心地用纸巾擦去母亲的泪水。自此,父母爱情的概念,在我的心中逐渐清晰。他们的爱情从时间的长河中款款走来,无怨无悔,毕竟世间最浪漫的事,就是一起慢慢变老。

流年似水,细数光阴匆匆,他们已同行55载,他们吵过闹过,哭过笑过,历经拮据困苦、受尽岁月磨炼,怨而不悔、嫌而不弃、爱而不言,是可慕,却不容易。

他们彼此懂得,在默契中相通;彼此眷恋,在珍惜中拥有;彼此迁就,在理解中相伴。因为爱情,岁月的书笺上沉淀着馨香,生命的泉水涤荡着心灵,时光的花香弥漫着过往。

# 知足常乐

王筱庆

什么是幸福?是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的悠然自得,是“日出两竿鱼正食,一家欢笑在南池”的其乐融融。那什么是快乐?是“春风得意马蹄疾,一日看尽长安花”的称心如意,是“人生得意须尽欢,莫使金樽空对月”的纵情欢乐。这相似的两个词语,本不应该矛盾的出现现在大众视野,但如今屡见不鲜。

第一次得知“幸福但不快乐”是从朋友那里听到,我觉得很不可思议,“不快乐哪来的幸福?幸福的人一定是快乐的”,朋友说:“幸福跟快乐并不能相提并论,幸福的人不一定快乐。”我们争辩了许久。

回去后思考了良久,忽然我想到了毛姆的《月亮与六便士》这本

书。之前,有人问我这本书讲了个什么故事?我说:“这本书讲述了一个原本平凡的伦敦证券经纪人斯特里克兰德,突然着了绘画的‘魔’,抛妻弃子,绝弃了旁人看来幸福美满的生活,奔赴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,放弃了满地的六便士,只为追求天上的月亮。”他人听到后一阵唏嘘,说:“果然是艺术家,一般人无法理解。”我心想怎么会理解不了。结合“幸福但不快乐”这句话,我顿悟了,40岁的斯特里克兰德看似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,但是他不快乐。

幸福是一种状态,而快乐是一种情绪。长大后,我们拥有了更多的东西,我们吃的、喝的、穿的、用的

都比过去更好;我们想见一个人,也比过去更快了;我们想买一件礼物随处可买,可大部分感受是我们没有那么快乐了。

可千万别让世俗淹没生活的浪漫和热情,我们只是陷入红尘忘记呼吸,等清醒过后,千帆过尽,一切总有尽头。我们要记住“欢愉且胜意,万事皆可期”,我们要做的是,心有山水不造作,静而不争远是非,且停且忘且随风,且行且看且从容。就算生活“竹杖芒鞋轻胜马”,那又有何怕呢?我们也要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,何不在当下“且将新火试新茶,诗酒趁年华”。愿家人闲坐,灯火可亲;今日无碍,明日无忧。